

岁月山河

撞见红树林

李林青

海南岛的西部是一派烟水迷茫之所。远山如梦，近水似邻。数里之遥，一墟之隔，方言俚语迥异，风俗习惯不同。但山与山之间畅通无阻，水与水之间奔腾不息，别样的景象激荡在云水之间。

旷远的天空，经常飘荡着乌云，但总是难以掉下雨滴。直到雨季来临，人们才惊觉稻谷还没收割完毕，丰沛的雨水已从山上奔泻而下，沿着宽阔的河道，一直涌向北部湾。呈蛟龙之势的江水，把海南岛西部特有的气韵骤然加强。珠江作为岛上的第四大河，它发源于白沙黎族自治县中部的南高岭，是儋州和昌江的界河。它日夜流淌，并最终汇入海阔波翻的北部湾。近百万亩的冲积平原，千百年来总在不断演绎着生命的离合悲欢和风起云涌。其入海口濒临昌江一侧的红树林，由原来的荒秽稀疏逐渐被人工养护栽培所覆盖，成为鹭类鸬类以及微生物栖栖的天堂。

清风吹拂着红树林，疏影倒映在水面上。这些储存单宁酸的特殊植物，它们的纤维传导神经里流淌着的“血”，不仅净化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还升华了砍伐破坏者的精神境界，把植物的灵魂高举起来，从而感动了人类，赢得自己宝贵的生长空间。它们不仅积极向阳而生，而且还葳蕤成林，让已然飘散的乡愁重新弥漫开来。

珠江入海口喻示着浩浩的珠江之水的一去不复返，喻示着山和海的分野顿现在眼前。千山万壑的回响，已化作惊天的波涛，从此融入大海永不枯竭的旅程。少年时奔跑在堤岸上的身影，已悄然逝去，万千气象，已然留给悲怆的落日，以及记忆中金黄的海面。红树林作为入海口的一抹新绿，永远伴随着海水不知疲倦地跌宕起伏。四百亩的红树林组成一个濒危的湿地公园，这个略显抽象的意境，印证着海南岛西部“古”的坚韧不拔。无中生有之境，被时代创造的情怀所刻画；半江渔火，被理想主义者用激情和勇气点亮。沙砾和荒秽只能填埋沟壑，却无法企及创业者胸中所激荡的万丈豪情。秋霜和孤雁属于咏古之章，白鹭和红树林却是湿地梦幻的诗意组合。扦插的枝条扎根在寒湿的海水中，它那无言的身影有如疏钟回响在旷野的风中；嫩黄的叶片映衬着日渐月染的湿地，翩跹的鹭影书写了岁月静美的样子。人们过去砍伐红树林围堤养殖，如今的湿地草色渐浓，林木扶疏，在薄雾潮湿空气中的归鸟冉冉投林，梳羽濯喙，栖居在山明水净的一天一方。

挑着树种走来的农妇，是创造现实神话的人。她们种下幼苗，也洒下汗水。那些被精心呵护的林子从河滩一直伸展向海岸，它们神奇地把水面分割开来，逐渐把车辙和裸露的泥土覆盖，并形成一个个群落，像一朵朵绿色的云定格在湿地上。那些远道而来的诗人刚尽兴而去，写生的画家又接踵而来，他们拿出时代的气魄，创作出富有想象力的诗篇和画作。湛蓝的海天，以及高出视线的堤岸一直伸向远方。红树林所焕发出的生机正在赋予湿地新的活力。植树的农妇在晨光中给树苗浇水，小狗在来回奔跑，眼前朴素的自然风光，因为人类心灵的觉醒和感悟而变得熠熠生辉。

珠江沿着远山逶迤而行，直到奔流入海后人们才惊觉它不凡的抱负。一望无际的北部湾与这片窄小的湿地之间唯一的联系，就是珠江如梦如幻静静地流过。多少风帆闪现，“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红树林守护着日暮，也迎来日出，它用绿色构筑的“城墙”扼守着沉寂得令人窒息的人海口。时间在流淌，红树林则在风暴和山洪辗转到来之前扎下深根。云彩无数次飘过江口，随后缓缓消散。附近的许多村庄的许多人在不断地向城市迁徙，只有红树林依然坚守着湿地。一支小小的护林队时不时前来，他们放下镰刀，提起水桶，像照看亲人一样照顾着红树林这些特殊的种群。林子的范围也越来越大，它们悄然漫过长长的堤岸，向海边延伸，向炊烟和村庄告别。

在苍穹之下，大江奔流，海天空阔。红树林带着野性的喘息，有时被淹没在水中，有时则激荡在风中。它们应该算是经过特殊进化的物种吧，如此经得起沉浮，真是令人惊叹。还有更不可思议的是，它的纤维还能过滤海水中的盐分，然后转化成淡水，供给自身养分，从而继续葱茏地生活在条件恶劣的环境中。这时蛰伏在湿地的神秘气息也在慢慢扩散，红树林信守着自己的心愿和秘密，人们只知道湿地是它们赖以生存的家，它们是与湿地相依为命的孩子。

珠江入海口的这片湿地，可以称作南罗湿地或者长山湿地，反正处于两地之间，怎么称呼都对。因为得到政府的重视，这块湿地经过短短几年时间的治理，已经是红树林满目葱茏、鹭鸶翩翩起舞的胜境。红树林在时光的雕琢中缓缓成长，它的种子会随着潮水漂荡，直到退潮时才才算真正着陆，从而亲吻土地，开始安身立命扎根吐芽，与阵阵的清风为伍。

名家专栏·盛世侧影

大唐的侧影

向以鲜

水运专家韦坚是一个很有想法和行动能力的人，他的妹妹韦氏做了太子肃宗的妃子。在担任江淮租赋水陆运使的天宝元年(742年)，他主持了一项巨大的水运工程。在咸阳填塞渭水为堰以绝漕运二水，向东开挖一条与渭水并行的人工渠，再在华阴丰仓与渭水汇流，以此解决渭水曲淤的痼疾。同时，又于长安樊苑东面修葺雄伟的望春楼，楼下开凿广运潭与泾河相通。这样一来，加上南北运河网络，长江与渭水便可畅通无阻，扬子江上的往来商业和漕运船只可以直接开拢长安的皇宫前，引至玄宗皇帝的眼皮底下。不仅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水运能力提高十倍不止，还逗得皇帝满心的欢喜。

《新唐书》和《旧唐书》都对这些盛景作了详尽的记载，《旧唐书》中细节的描述尤为动人：“得休乞那也，乞那得休耶？潭里船车闹，扬州铜器多。三郎当殿坐，听唱《得休歌》。”中唐时期的刘禹锡写有《乞那曲》，词中“杨柳”“竹枝”等语，来源于北方民歌的唐声诗，人们可以在江边船头踏舞而歌。刘禹锡又于《竹枝词》中写道：“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乞那披绿罗。”

这确实是难得一见的盛唐愿景，一座流动的水上博览会，百方来贺，千船竞渡，万物皆备于我，数不尽的风物，听不尽的歌声，看不完的舞蹈！韦坚不仅是一个水运专家，还是一个极具才艺的室外情景剧创立者和大导演，连船工的服装也进行了统一设计，一派南国水乡风情，抢尽了北方人的眼球。那位坐在望春楼上俯瞰盛大表演的“三郎”(睿宗李旦第三子)不是别人，正是年富力强的唐天子李隆基。

韦坚用他的才智和丰富的物质文明，向我们展示了大唐盛世的侧影。

开元、天宝时期尤其是“开元全盛日”的唐玄宗，绝对称得上是一代明主，意气风发，雄心勃勃，开疆拓土，政治清明，官僚廉洁(张说、张九龄、姚崇、宋璟、张嘉贞、王陵等)。帝国幅员辽阔，人丁兴旺，八大节度使(东北范阳、平卢，南方河西、陇右、剑南、岭南，西方河东、朔方)拱卫江山、两大都护府(北方北庭和安西)镇守西域。史载开元十三年(725年)唐朝军队的马厩中养了四百三十匹骏马，主要集中在陇右地区。那是什概念，几百万匹战马的嘶鸣何等的威风。

据史学家洪业计算，当时唐朝的每年国家收入达到惊人的二十亿文钱，粮食近两千万斛，绢七百万匹，丝一千多万两，亚麻布上千万端。那时的大唐，真是富得流油——稻米流脂粟米白啊！那时的大唐还是诗歌兄弟的祖国，音乐姐妹的天堂。正如杜甫在《忆昔》诗中所歌颂的那样：“宫中圣人奏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馀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那时的长安，是全世界人民向往的地方。我在《唐诗弥撒曲》中的《望长安》中这样写道：“前额才抖落葱岭积雪/舌尖又舔尝印度洋的气流/多么温暖又虚无/骆驼的白骨一直绵延向东方/在流沙呜咽的尽头/丝绸挂树梢 瓷器正蜿蜒/粟特人落日中跳舞/梦想的街市如新世界喧哗/龟兹的乐工用筚篥诉说寂寞/少女刺绣常常发呆/春风十里花袭人啊/年轻的帝王威武又仁慈/还

有高人 天竺人 楼兰人/翘首望长安 灯火隐楼台/一声驼铃炸响天外/长安突然点亮”。

玄宗还下诏整理充实了国家图书馆，建立专门的文学艺术机构集贤院、翰林院和梨园。玄宗皇帝甚至会为某一个人(郑虔)的特殊才华而设立专门的国家机构(广文馆)，这在古今中外的人才史上可能再也找不出第二人。玄宗皇帝只要听说民间有高人异士，有着不同寻常的才能，便以特殊的考试起用，有时求才心切干脆直接召用，大诗人李白就是这样被玄宗选入朝廷做了翰林供奉。那场景载于正史中孟浩然与玄宗的对话，在我看来一定是真的。自视清高的孟浩然自己不努力于仕途，却在诗中抱怨“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玄宗觉得很冤枉，轻轻地回击了一声：“脚不任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这是我读到的古代皇帝与诗人之间一场最动人的对话，在责备和怨气之间，充盈着无比温暖、平等和自由的气息。一个是中国古代君王的万乘之尊，一个是住在“南山敝庐”的隐士诗人，他们的对话却像两个久违的朋友一样。

能生活在玄宗开创的开元天宝时代的人们是幸福的，可以个性张扬，可以目空一切。

杜甫的《饮中八仙歌》，被程千帆称为“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是杜甫西归长安后不久所写：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犊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

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

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

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

那时杜甫对玄宗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想象。这八位沉醉的人间仙人传(贺知章、李璣、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和焦遂)，是杜甫为大唐盛世所描绘的另一幅盛世侧影。在某种意义上，它比韦坚的水上博览会更令人神往，更动人心弦：老诗人贺知章骑在马上摇摇晃晃，就像是骑在一只波浪中的小船上，醉眼昏花，一不小心落到枯井底，干脆就在井底睡着了；

汝阳王李璣本来要去观看当今圣明的君王，先啜三斗大酒再去也不迟；

……

从天上来的李白大哥，就为两件事而来：饮一斗酒，写一百篇诗；醉了就去长安西市胡姬掌柜的酒肆睡上一觉，醒了再继续喝；就算是唐朝天子在龙池画舫上邀请他来赴宴，也是一副要理不理的样子：“陛下，微臣本来就是酒世界的仙人，还是不上人间的船好些……”

草书圣人张旭沾不得酒，哪怕沾上两三杯，就非得进行书法表演了！他在纸上挥毫，如同大风在空中挥舞着云烟，随手一扫，都是美不胜收的风景。兴致高昂时，管得你是王公还是大臣，他都要扔掉帽子，解开满头长发(将头发灌进砚池中，以发为笔，进入一种癫狂的书法状态)；布衣焦遂可能是八仙中最低调的，但酒量大得惊人，要喝完五斗酒之后，才感觉到自己真是喝了点几酒，才会来点儿精神，才会在宴席上海阔天空地谈论。焦遂啊，不说活像哑巴，一说话就惊天动地。

杜甫的这八副人物速写，以写意、点染或白描绘手法，抓住每一个人的性格及行为特征，仅用十四个字、二十一个字或二十八个字就将各位酒中大神跃然于纸上，就将每一个人最富有表现力的某一个瞬间，某一个表情，某一个姿态定格在历史的巨幕之上——时间仿佛停止了流逝！有学者认为杜甫的这种人物肖像诗作可能受到唐代佛经变相的影响，或有一定的道理，艺术之间是相通的。在这些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身上(从王公大臣到落第者或普通人)，寄寓了无限的赞美和遗憾。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杜甫都看见过自己的某一个侧影：放纵的侧影，抒情的侧影，失意的侧影，热烈的侧影。这些侧影既是杜甫的，也是大唐盛世的。



《清明上河图》(局部)中小酒店前卖馒头。 资料图

文艺随笔

古人的零嘴

许海龙

零食，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闲暇之余，享受美味的零食，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带来愉悦的心情。或许你认为吃零食是现代人的专利，实际上，古人也有属于他们的零食。从果脯到糕点，从糖画到糖葫芦，古人的零食世界同样丰富多彩。

周朝的甘蔗，是古人最早的“天然糖果”。《楚辞·招魂》中有这样的记载：“脍炙炮羔，有柘浆些。”这里的“柘浆”就是指甘蔗汁。甘蔗里的汁液甘甜可口，不失为一种茶余饭后的零食小吃。那时的达官贵人，尤其喜欢将甘蔗糖与酒混合，制成甜酒饮用。这种独特的饮品，既解渴又提神，颇受古代贵族们的喜爱。

提到古代的零食，果脯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各类古代文献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关于果脯的记载。据《周礼》记载，周朝时期，宫廷中的贵族们就喜欢食用各种水果制成的果脯。他们将水果切成薄片，晾晒后加入糖浆熬制，制成香甜可口的果脯。这种果脯不仅具有浓郁的水果香味，还带有一丝甜蜜的滋味，让人回味无穷。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一书里，更是记载了多种果脯的制作方法，记载“柘浆法”：“柘熟时，中破，曝干，即成矣。”又记“枣脯法”曰：“切枣曝之，干如脯也。”

继果脯之后，糕点也是古人钟爱的零食之一，其历史之悠久，可追溯至商周时期。从先秦古籍《周礼·天官》中记载的“糗饵粉粢”开始，古人就开始了糕点的不断发明创造。到了宋代，糕点制作技术达到了巅峰。又因宋代点茶文化的兴盛，糕点开始变得精致起来。当时沿街小店，也能制作出诸如“定胜糕”“状元糕”等多种精良的糕点来吸引食客。

《东京梦华录》中便记载了许多糕点：宋代有一种“酥油糕”，用糯米粉和酥油制作而成。在制作过程中，先将糯米粉蒸熟，再加入酥油搅拌均匀，最后用模具压制成各种形状。这种糕点口感酥软，香气四溢，深受古人的喜爱。

古代的零食，不仅美味可口，还富有浓厚的文化底蕴。如糖画，它是用糖浆在石板上绘画，制作出各种栩栩如生的图案，既有观赏价值，又可食用。糖画艺人凭借一双巧手，将民间传说、神话故事、花鸟鱼虫等元素融入糖画之中，使糖画成为了古代街头巷尾一道独特的风景。

在古代，零食还常常被用于节庆、祭祀等场合。如宋代的爆米花，称熬籽，被用于占卜。在《石湖集》中，范成大提到上元节时吴中各地爆谷的风俗：“炒糯谷以下，谷名勃娄，北人号糯米花”“熬糯团圆意，熬籽糯声”，说的就是当时上元节街头炒麦粒时的景象。“上元……爆糯谷于釜中，名勃娄，亦曰米花。每人自爆，以下一年之休咎。”在新春来临之际，宋人用爆米花来卜知一年的吉凶，姑娘们则以此卜问自己的终身大事。

在古人爱吃的零食中，有许多即使传承到现代，依旧是零食圈里的佼佼者，深受人们的喜爱。譬如一串红彤彤的山楂或黄澄澄的香蕉，裹上一层晶莹剔透的糖衣后，它便成了乡间庙会与市集中最受人们惦记的糖葫芦——这是一道从两宋闪耀至今的亮丽风景线。

诗路花语

文昌龙楼海边石头公园(二首)

周济夫

似嫌岸线太轻盈，故置奇岩使不平。远近高低千百态，各随沸浪奏簧笙。

一

东坡当日赋南行，风雨多情奏乐迎。其曲不专天上有，人间此际亦堪听。

二

岁月抒怀

周潜彬

岁月沉沉一亩田，赤橙黄绿紫青蓝。耕耘得道栽人气，举止修为立宇天。雪地梅开须傲骨，荷花泥染自清廉。生来事事非如意，过往尘埃一笑观。

于舟中

胡泰然

你曾在白昼中，画着我的模样 我曾看舟，消失于烟波一样的河 那时，我们相安无事 我坐在平川上，嘴里还吹着年少时的口哨 当我们谈论这些的时候，不住地想起 我们缺少那些年轻相遇的运气 缺少一点点风雨刺痛后背的坎坷 唯独不缺少 相隔数里，遥望的目力

致新年

张凡修

冬至已过，我们并没有用怀旧的目力去打量过去的日子。今日阳光灿烂 我们打开窗子 风景并不是在枯萎后 盛开我们享用过的 一个个烂漫之日 新年来了 ——“确切地充满了卵石般的意义” 让我们重新命名。卵石底下 新鲜的蚯蚓 在拱土 旧日的转身，一晃而过 心吹满天际 而远方的卵石 河床里沉寂。一个人 不在意露霖的光滑 阳坡上苍尾初放。三色堇 唤醒单纯的满足 流水推着卵石也推着返青的旷野 新辟的起点 不分远近，每一天 都是烂漫之日

腌腊肉

李安宁

忙忙碌碌的脚步 踩在咯吱咯吱的白雪上 时针慢了下来 母亲就开始腌腊肉 大块的猪肉 和着三月桃花的憧憬 撒上洁白的粒粒盐 挂在老屋的屋檐下 一缕阳光流下来 滴成了 年的金灿灿底色

腊肉飘香。我听见 母亲灶膛里的柴火 噼啪作响 在呼喊我的乳名：“早点回家”



《丝路情韵》(中国画) 陶荣忠作